

# 雄关漫道

谷培生

我的家乡安塞，位于陕北正中。它东望黄河，西连甘宁，北控大漠，南护延安，自古为“上郡咽喉”“塞北锁钥”之军事重地。在这块黄土地上，曾经遍布城墙、堡、寨、崖窑、窑壕、地道等古今防务设施。如今，“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后人凭吊怀古。经芦子关而出塞门寨的延河水，在千回百转中给黄土高原留下了一条忽宽忽窄弯曲曲折的狭长川道。在延安城北50公里处，第一次接纳较大支流的延河水，显得更加有力、豪迈。于是，在黄土地上连续画了两个大弧，形成了个巨大的“3”形。

也许大地造物主也没有想到，山与水的交融，会造就出地球上一条雄关要道。你看“3”字上部的弓背处，是四岔路口的剑匣寺，弯内，是一山独特的龙安寨；“3”字下部的弓背处，是悬崖百丈的金锁关，弯内，是依山傍水的新安寨。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正是这样一个日子，我迎一片洁白，踩一路碎玉，漫步雄关。

剑匣寺，当地人称界华寺，其实是音误。由于这一壁悬崖，雄踞四条大道之要

津，所以历代兵家都很重视。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带兵征北番，就曾进驻龙安、剑匣寺一带。传说当年悬崖上有一个洞里有一条大蟒，常出来伤人。太宗命一大将击杀，蟒竟化为一把宝剑。当地群众依山建寺，称“剑匣寺”。而安塞区文物馆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其实早在北魏时就有剑匣寺，也许由于太宗李世民的亲临，在唐以后香火更旺罢了。如今，楼观庙宇都荡然无存了，只有那十几个石窟里，北魏、唐、宋、元、明、清的石刻字画，斑斑驳驳，残缺不全，向人们诉说它千年的沧桑经历。

剑匣寺的西南面，就是龙安寨。《安塞县志》记：“宋庆历元年，为抵御西夏进攻，宋将庞籍命王信统万余人筑龙安寨屯兵防守。宣和二年改名德安寨。寨城修筑于河南崖至山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可控制北川要道。”据说，宋代名将庞籍、范仲淹镇守延安时，都曾巡视龙安寨，以其为延州屏障。

置身龙安寨，我首先想起的是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范仲淹笔下的“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也许就是站在龙安寨上，望见非烟非雾的云霓充塞天地，远

近的楼观台堡消隐在一片漠漠之中，发出“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的幽雅雅趣。伫立在龙安寨的烽火台上，只见北风卷起雪粒，在满山的岩石、草木上撞击、回荡。可以想象范公和他的将士们，当年在这“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环境中，“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英姿飒爽、气吞残虏的豪举。他们白天燃燧，望狼烟；夜间举烽，观烽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因佳篇而留名，还是名言因范仲淹而传世？范公的道德文章感天地，泣鬼神，昭日月，垂青史。

金锁关，与剑匣寺一样，位于延河东边，延靖公路从它的半崖上劈山而过。前几年拍电影时在悬崖上写的“金锁关”三个朱红大字，在白雪中显得格外醒目，为沉寂了千百年的古关陡添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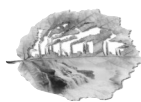
站在劈金锁关而过的延靖公路上，无论是向上望，还是朝下看，都是“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使人淡忘时空概念，仿佛看见几百年前，北宋与西夏在这里长达半个世纪的边关战争，“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千古亦然。

金锁关的河对面就是新安寨。此寨为宋将王信所筑，沿河有寨墙三道。雪地里，那三道寨墙犹如三条披鳞带甲的玉龙，依空长啸。遥想当年“一夫当关万夫顿挫，五里为墩十里置亭”，真可谓雄关漫道。

在新安寨顶四望，巍巍群峰，一轮红日在皑皑白雪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那古老的寨墙，俨然一条盘卧欲飞的苍龙。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豪情万丈，英姿焕发。

世界上恐怕没有不被攻克的关键。龙安寨仅在宋朝就数次易手。究其缘由，正如林则徐所说：“谁道崑函千古隘？回看只见一丸泥。”在强者面前，任何雄关险隘都不是不可逾越的。

我突然想起贵阳城外图关的一副对联：“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路；一亭俯视群山，占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或许，这就是当我们漫步人生雄关时所该获得的一种启示。



诗歌天地

## 天使很近（外一首）

曹延斌

站在寒风中的你  
像一朵白云  
冰开始融化  
狡猾的病毒也将现形

厚厚的防护服  
遮挡了你的面容  
一股暖流温暖如春

一根棉签  
仿佛一面照妖镜  
钟馗捉鬼  
才好整装前行

天使很近  
在每一个检测点现身  
天使就是保护神

行个庄重的注目礼  
心里流淌着感动  
白衣天使  
你是我们的恩人

某一天  
如果你徘徊在路口  
一定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那是我们深深的感恩

## 黄码

他的健康码黄了  
不为别的  
只因他未做核酸检测

政府的通告  
铺天盖地  
但他仿佛耳聋  
将政府的苦口婆心放一边

此后  
他将寸步难行  
朋友嫌亲人怨  
爱人更是阴沉着脸

唉！你这是何苦  
赶紧去补做核酸检测

在这场战争面前  
人人都没有例外和特权

只要人人都高举着绿码  
就会撕碎寒冷的冬季  
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向前，向前，向前（油画）

宋延龙 作

山阳县城去湖北鄜西方向，一条简易公路连接几个乡镇，每个乡镇所在地或大或小、或宽或窄都有一条街道。要论真正意义上的街道似乎还有点勉强，无非各处清一色于公路两侧见缝插针建些民房，将路生生夹在中间作了街用。如是街其实是路，路也便是街。

每到逢集日子，人就将街道塞得严实，往来车辆通行十分困难。不时有司机长按喇叭，把头伸出窗外叫嚷。这时挡在前面的人，脾气好地点朝司机瞪一眼，以示不满；若是碰上硬茬，端直挽起袖子，就要冲到跟前摆出想跟司机干仗的架势。又因这些车辆大多挂着外地牌照，司机不是本地人，惧怕当地人势众，真要动起手来免不了吃亏。故而在对方气势汹汹时，只好连赔不是，气焰顿消全无。末了，将门窗关牢，索性把火也熄了，坐在驾驶室点上一支烟，嘟嘟囔囔地吸着，心想：“等等等着，有能耐堵到半夜，就不信没有人散路开的时候。”于是，后面来车也只能顺着越堵越长，人车皆动弹不得，更将本就狭小的街道塞得死死的。僵持的时间便不会太短，往往要到快要集前才可以缓解。

赶集碰到这样混乱不堪的景象也真够糟心的，想购买的不能停下来细选，甚至询价也难站稳脚跟。尚未等到卖家回应，便被潮水般蜂拥而来的人流推到另外某个摊位上。于卖家而言，除影响生意之外，还得时时提防摊位上堆放的货物在混乱中被人顺手牵羊。即便行人都很自觉，也得站到摊位前拿身子上用力扛着，免得让人将架在高脚板凳上的货摊直接挤翻。于是有人开始生气地撒摊，索性当日生意也不做了。一些前来购物的人也完全失去了选购的欲望，直接打道回府。

这些来自十里八乡的农村人，甚或一些住在城里、常年来乡下集市卖东西的小商小贩们，他们对各个街道逢集的日子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要准确。每逢农历初一、初四、初七，都会去赶马滩街道的集。靠近山阳县城方向的色河铺，集会雷打不动是农历初二、初五、初八。而马滩向下往南宽坪、漫川关、鄜西方向的板岩街自然排到初三、初六、初九了。愿意赶集的于这三者之间来回奔走，天天都会有集可赶，从来不用担心想买的

买不回来，要卖的卖不出去。而这些街道中，条件最好的还要数色河铺。那里距离县城较近，交通又比较便利，因而前来赶集的就不会太多。即便逢集，街道上也不显得多么喧嚣。马滩过去也是一个独立的乡镇建制，现在已撤并归板岩镇管理，不过多少年延续下来的逢集习惯依然没变。只因本乡人口很少，加上街道又特别狭窄，除非进入腊月逢会热闹一段时间，平常颇为冷清。为数不多的摊位前很少有人光顾，常见几个摊主围在一起无聊地拉起家常或是打打扑克。而板岩街却完全不同了，那里东与天竺山镇为邻，南同南宽坪镇相接，西南又和杨地镇相连，正西方向则与户家碾镇毗邻，且相距都不甚远，将板岩街团团围在中央，成为中心地带，因而来这里赶集的人特别多。平日尽管街上没有集，也照样有人来来往往。真要赶上逢会，整条街道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

沿路顺街而去，杂货铺、小商店、服装店、粮油店、饭馆、油坊，应有尽有。桥头拐弯处是一家傍山缘路而建的镇卫生院，对面还有几家三层楼高的小旅社。杂货铺货架上摆满了种地用的锄头、板锄、铁锨，也有钢钎和八磅锤以及管帚、铁簸箕、电线、插线板、电灯泡。地上则堆放着各色彩条布，还有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塑料桶，果真将一个“杂”字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挨着杂货铺的，是一间门面很小的土坯瓦房，里边摆放着一副货架，上边陈列着廉价的烟酒副食。靠近门口的位置是一张玻璃柜台，玻璃裂缝处用透明胶带横七竖八粘连着。服装店和县城里的比起来简易多了，只在四面墙壁上拉上尼龙绳，将衣服贴墙一层层挂上去。有人要了，用竹竿挑下，直接递到面前。颜色无非黑、灰、蓝几种，也没有多余样式可挑，却一样卖得很好。满大街仅有一家粮油店，光顾的人很少，生意显得冷清。所经营的皆当地土产粮油，大多被城里人或是路

过的外地人买走。当然也有从外面运来的散装米面和桶装食用油，不过只有操办红白喜事的人来购，平时无人问津，多半米袋上蒙尘可见。店主坐在门前板凳上直想打盹，似乎热闹的集市与他毫无相干。街上饭馆没有几家，真正坐在里面吃饭的也不多见。不远处的油坊却是热闹非凡，机器的“隆隆”声似乎从未间断。前来榨油的乡民，挎篮里背着塑料油壶出出进进。于是核桃油、芝麻油、菜籽油、大豆油，各种油味混在一起，只需打门前经过，便将味道带回家，一连多日消散不去。

集市上也会有从城里或山外运来的各种水果和那些包装精致的糕点副食。年轻人则会挑选几件穿上去松松垮垮的韩版外套，姑娘媳妇家却常围在某个并不起眼的小摊前，说不定就能挑选出几款与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中某个知名演员佩戴的相似漂亮发卡。迁居新家的人家运气好的话，或许会等着那位隔三岔五从很远的山沟里来的年轻人，时不时地带来一两件奇形怪状的老朽树根，或是外形与颜色同平时所见截然不同的奇石，买上一件摆进自家堂屋，好与周围邻居显摆非比寻常的高雅生活品位。而往往有人看中了你头上的发卡，或是堂屋的奇石，听说从集市上淘来，必定也会期待下次逢会时自己能有同样的好运。

# 板岩街

邱布银

然而这样的机会平时并不多见，只有等到农历腊月，那时集市上货品齐全，只有你想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在板岩街开着商铺的店家，到了临近过年那些天，晚上压根儿不敢合眼。前半夜忙着给店里补货、理货，到了后半夜又张罗起第二天的生意。早晨天没亮，就听到近处有几声鸡叫和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犬吠，就听得有人“吱呀”一声打开店门。那阳只有东边露出山顶的一方天空微微开始泛白。石头和树木的倒影掩盖了紧挨山根流过的那条大河的大半个河面，传来的

水声里透着阵阵寒意。不多时，临街店铺的门陆续打开。早有几辆老式加重自行车停靠在街边一排整齐且高大的白杨树下，车尾货架上固定了几根木条，用来驮运货物。木条上常备有一团磨得溜光的尼龙绳。不用说，这些都是常年来乡下赶集的城里羊贩子。他们早来的目的，是想赶在集市开始前等在街头，从那些远山上下来急于卖了羊变成钱，然后捏着钱去置办年货的农村人手中，买到既肥美又廉价的羊子。这当中也有收鸡鸭鹅的，无非也想赶早下手捡个便宜。

然而大多卖主自有主张，总能把握住最好的火候才愿出手。既不过早贱卖，也不会一直把价格扳得太硬，等到将要散集了再返回来将就买家收购，而是赶在集市最旺的正午时分，该出手时绝不含糊。晨光里，远远走来一位背着挎篮，手里牵着一只羊的中年男子，他头上“火车头”棉帽的一边帽扇掉下来横空参起，走路起来上下忽闪。商贩们老远看见他立即围上去，争相问他想多少钱卖掉手中的羊。男子也不搭理，只顾往前走。可商贩们并不死心，跟在后面穷追不舍，直到男子甩下一句“多少钱都不卖”的话，他们方才停下脚步，丧气地骂了句：“神经病！”

女人停止手里的动作，整个人就僵在那儿：“这年跟前儿忙得哪能抽开身哩。”

火车头男子见女人一脸不耐烦，便转过身去，目光呆滞地望着他的羊，羊也正疲劳地看着他的主人。他迟疑了一下，然后从口鼻处喷出一团浓浓的雾气，像头愤怒的牯牛，气冲冲冲到羊的身边，麻利地解开羊绳，还不忘从台阶上抓起挎篮，头也不回地朝街道的方向走去。

这里是集市一角的牲畜市场。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却有拴在树上的羊，困在竹筐里的猪崽，还有装在挎篮里的老公鸡。商贩看中哪只羊无需过称，上前双手拦腰抱起，分量自然心中有数。卖家自然不能认同，他们只相信过秤才最公平。无奈之下，商贩只好借来长杆大秤将羊吊起，结果前后分量却相差无几。紧接着双方避过他人，各伸一只手于衣襟下捏出达成一致的价格视为成交，随后将买来的羊架在自行车货架的木条上一通五花大绑。收鸡的小贩一般都自带了小秤，往往与卖家在秤杆高低上争得面红耳赤，直至双方都能接受为止。收来的鸡们被倒挂在车子的两旁，鸡爪便齐刷刷地朝上。对于猪崽，买家则更为挑剔，无论骨架、毛色或是胖瘦，甚至对长在肚皮上的双排乳头都要查看仔细。然后就将猪崽翻来倒去摆弄着，刺耳的嚎叫声震天响，路过的妇女小孩急忙捂了耳朵，吓得远远躲开。

“嗯。”

“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你也别怪人家秀兰了，要怪只怪咱那山沟沟太穷。”那人叹了口气又说：“只是可怜了你那两个娃，小小学年纪就没娘疼了。”

火车头男子不知说啥才好，只呆呆地仰面遥望天空，看那几朵白云正慢慢向山的那边飘去。良久，又把目光转向身后河流的某一处，水流在石头上泛起一股股小浪花。那一刻，满大街的嘈杂声戛然而止，唯有流水的哗哗声单调而又清晰地在那耳畔回荡着。

这时，一个早晨追要买他羊的商贩又转了过来，那人冲他阴阳怪气地说：“差不多了吧，还真打算把羊再拉回吗？”他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了他。且说：“要鸡吗？鸡也一块给你！”

身边的熟人见他赌气般贱卖了东西，拿了钱便去忙着置办年货，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火车头男子翻身来到街上，不管怎样，他要让家里年迈的老人和尚未成人的孩子过个好年。看见一排排挂在木杆上的长吊腊肉，又勾起他对以前过年时满院肉香的记忆；还有遍地摆放的蓬菜，那可是当地有名的“九孔莲”，大城市里根本吃不到的东西，一截截酷似小孩儿白嫩的胳膊腿儿，可爱极了；且有盛在竹笼里的大片魔芋，老远就飘来多么诱人的味道。来的时候，孩子们还一直嚷嚷着过年要吃妈妈炸的那种大麻花呢，必定也要买些回去的。

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月亮高悬在头顶上，照得山沟里一片通明。男子暗暗下定决心，这次说啥也不能错过移民搬迁的机会，年后就把家搬到板岩街去，还计划卖掉家里所有的羊，在街道上开家更大的饭店。